

中国现代名作家
爱情小说选 (二)

柔
石
◎ 著



二月

Y U E

新 华 出 版 社

中国现代名作家
爱情小说选 (二)



柔
石
◎
著



二月

·E·R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月 / 柔石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12

(中国现代名作家爱情小说选; 2)

ISBN 978-7-5166-0761-9

I. ①二… II. ①柔…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7695号

二月

作 者: 柔 石

出 版 人: 张百新

选题策划: 要力石 于润琦

责任编辑: 刘广军 白 玉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李尘工作室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9

字 数: 161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761-9

定 价: 26.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柔石小传

柔石(1902~1931)，浙江宁海县人。原名赵平复，笔名“柔石”、“金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者之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二月》、中篇小说《三姊妹》、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1931年2月7日深夜，被国民党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为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被鲁迅誉为台州式的硬气。鲁迅为了寄托对烈士的怀念，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鲁迅说：“我从他的作品中学

到了青春的活力。”

柔石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遂兴高采烈地走出大山，从宁波乘船至上海，再坐火车到杭州，跨入了这所梦寐以求的校园。他积极向上、勤奋好学、多才多艺，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求学期间，他与长他5岁、比他早3年入校的同乡潘天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0年，19岁的柔石遵父母之命，回家与长他两岁的同乡吴素瑛完婚。婚后他们育有两子一女。1921年10月，柔石参加了著名新文学作家叶圣陶、朱自清任顾问，浙一师同学潘漠华、冯雪峰负责的“晨光文学社”，开始从事新文学运动。

1923年夏，柔石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应聘到杭州当家庭教师。因与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相去甚远，不到半年，他就辞教回乡。1924年春，他到慈溪普迪小学任教，教学之余坚持文学创作。1925年元旦，在宁波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疯人》。

1925年2月，柔石怀着求知的渴望北上，到北京大学当了一名旁听生。在此期间，听过鲁迅先生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学理论课。“五卅”惨案爆发后，柔石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开始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用小说、独幕剧、诗和散文等各种文体，写下了大量作品，或诅咒现实的黑暗，或歌颂爱情的坚贞，或倾吐个人心头的郁闷。同时，他在作品里发出了改造世界的呼声。

1926年春，柔石离京南下，为生计奔波于沪、杭之间。次年春，到镇海中学任教，不久担任校教务主任。他在参加国民党县党部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获悉当局要逮捕镇海中学共产党员、青年运动负责人周浩然等人，便不顾个人安危，立即通知他们转移。



1927年秋，柔石应邀到宁海中学担任国语教师，兼教音乐和小学部的英语。宁海中学是中共宁海临时县委开展革命活动的秘密基地。在此执教期间，柔石也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宁海地下党组织为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经过努力，使柔石出任县教育局局长。1928年5月，中共宁海县委组织了著名的“亭旁暴动”，后被国民党重兵镇压，宁海中学也因此被勒令解散。柔石掩护县委特派员杨毅卿脱离了险境，自己也辗转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柔石埋头读书作文，历时两个月修改并写成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9月，柔石经友人介绍，拜会了他敬仰已久的鲁迅先生，获得了这位导师的信赖。鲁迅热情地为他校阅《旧时代之死》的书稿，并推荐给北新书局出版；还选了一些外国作品让他翻译，帮助他摆脱经济困难；此外，为了使柔石节约开支，鲁迅还把自己原景云里23号的房子让给柔石等青年居住，并请柔石与自己一起搭伙用膳。柔石视鲁迅如严师和慈父，而鲁迅也确像父亲般地关爱着柔石。在经常接触鲁迅和他周围众多文化界知名人士过程中，柔石的文学创作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的激发。

1928年深秋，在鲁迅的帮助下，柔石和崔真吾等人一起组织了旨在介绍东欧、北欧文学，输入外国版画，提倡刚健质朴文艺的“朝花社”。“朝花社”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鲁迅又推荐他担任《语丝》的编辑。

柔石在为“朝花社”操劳的同时仍勤耕不辍，这一年多时间，堪称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和《二月》，中篇小说《三姊妹》，短篇小说、散文集《希望》，还有两部独幕剧、诗歌，以及被收入《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之二中的译作，收获甚丰。柔石留下了4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和译著，这些作品已列入世界文学的宝库，先后被译成日、英、俄、法、德、泰、印等多种文字，赢得了国外读者的喜爱和好评。

1929年秋，党中央决定组建一个以鲁迅为首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文艺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柔石成为筹备“左联”的12名基本构成人员之一。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秘密召开，柔石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又任常务委员兼编辑部主任。柔石经冯雪峰、黄理文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党的一些主张，有时就通过柔石转达给鲁迅先生，柔石成为党组织和鲁迅联系的一个桥梁。不久，柔石和胡也频、冯铿一起，以“左联”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柔石被国民党杀害后，鲁迅深感震惊和悲痛，沉重地感到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在“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纪念战死者专号”上亲撰《柔



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等文。至辞世前作《写于黑夜里》止，鲁迅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沉痛地缅怀战友，无时无刻不在鞭挞那些“在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至于《为了忘却的纪念》及其中的“悼柔石诗”，更是感人至深，影响深远。

目 录

《二月》小引	鲁 迅	1
柔石和他的作品	林 非	3
二月		13
三姊妹		183
疯人		253
别		267
柔石著作年表		275

《二月》小引

鲁 迅

冲锋的战士，天真的孤儿，年轻的寡妇，热情的女人，各有主义的新式公子们，死气沈沈而交头接耳的旧社会，倒也并非如蜘蛛张网，专一在待飞翔的游人，但在寻求安静的青年的眼中，却化为不安的大苦痛。这大苦痛，便是社会的可怜的椒盐，和战士孤儿等辈一同，给无聊的社会一些味道，使他们无聊地持续下去。

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



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但是，瞿昙（释迦牟尼）从夜半醒来，目睹宫女们睡态之丑，于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为是醉饱后的呕吐。那么，萧君的决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虽然我还无从明白其前因，是由于气质的本然，还是战后的暂时的劳顿。

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便写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或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罢？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记于上海

柔石和他的作品

林 非

本书编者知道我爱读柔石的作品，冒着灼热的阳光，从老远的地方跑来找我，要我为本书写序，这种诚挚的情意使我不忍心推却，因而接受了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任务。我从写完《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之后，就很少考虑过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问题，我真的不太知道应该告诉读者一些什么？想了许久，才想到了柔石与“五四”文学革命以及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这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讲一点儿自己的看法。

柔石是处于“五四”文学革命与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这个背景上的人物。他没有赶上前者，却深受它的影响，他写出的作品都表现出自己是继承了这个传统的，他赶上了后者，却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表现，就结束了自己光辉的一生。这两个运动的思想基础自然很不一样，不过它们前进的方向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都立足于彻底地反对封建



主义对于中国的牢固统治，这是由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性质决定的，使得我们整个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不是一般地去反对资本主义，而是要集中力量去摧毁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为了要彻底地反对和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就应该融合和升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启蒙主义思想因素，才有可能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进展，以便真正地达到解放整个中华民族的目的。然而当时的这个运动却并没有能够如此充分地去展开，这是因为它在客观上受到了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限制，无法正常和从容地进行这种联合战线的工作；更重要的是由于它在主观上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倾思潮的影响，不少革命文学家都采取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这在左联的纲领中也有着明显的反映，纲领除了提出“反对封建阶级”这一正确的命题之外，还提出了“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的口号，这就扩大了打击的对象，不利于这个运动向纵深发展。现在如果平心静气地总结起来，是很容易理解这一点的，在当时的多少革命文学家都怀着反对这罪恶社会的心情进行孤军奋斗，因而确实易于接受和发挥那种“左”倾的主张，然而对于真正是了解中国社会情状的人，真正是坚持和发扬“五四”传统的人来说，也是有可能抵制或缓解这种“左”倾的思想的，鲁迅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当时的不少革命文学家除了一般地贯彻这种“左”倾的理论主张之外，也还在自己的作品中间，贯彻了这种“左”倾的思想和情绪。不过在同样的环境和氛围中间，也还出现了另一批像张天翼、沙汀、艾芜和叶紫这样的作家，由于他们踏实地立足于生活，从生活中广泛和深沉地吸取营养，因此他们写出的作品就跟有些革命文学家比较概念化的作品很不一样。柔石在这批优秀的作家中间，除了具有上述同样的情况之外，他还更多地接受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更多地吸取了启蒙主义思想的营养，因此他所有充满了生活气息的作品，不管是写得高亢还是抑郁的，愤怒还是忧伤的，沉思还是怒吼的，几乎都奏出了唾弃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强烈的音调，这就在有意或无意之间抓住了推动中国革命的主导的线索。

柔石最为成熟的中篇小说《二月》和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都写成于他加入“左联”之前。这两篇小说是他自己在此之前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生活画面的艺术升华。《二月》所刻意描写的萧涧秋的苦闷，确实具有很广阔和深刻的社会意义，在那个充满了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的黑暗社会里，许多人们几乎都已经达到了精神上十分麻木和僵死的程度，谁如果不保持着这种已经成为共性时精神状态的话，肯定就会被当成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众矢之的，因此萧涧秋所做的同情和救济孤儿的善行，竟也成了触怒流俗的怪事，于是谣琢



纷起，攻诟不止。在这样畸形和丑恶的社会中，只要是稍有血性的青年，能不为此黑暗的环境和死寂的思想而扼腕哀号？然而怎样才能冲破这种冥顽不灵和置人于死命的封建主义气氛呢？为了向它发动冲击，为了捍卫自己所追求的民主和自由的生活理想，陶岚所信奉的“我行我素”的主张，确实不失为一种精神武器。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时，总是立足于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对于人性的束缚，提倡人的觉醒，重视人的尊严，形成了人的独立和平等的价值观念。人们之间互不干涉私人事务的习惯已经渗透于道德伦理的领域中间，在不违反法律的范围内保持人们自由思想和行动，几乎已经成为近代文明社会的生活准则。这比起封建主义秩序底下任何思想和行动都受到束缚与羁縻来，显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而且这种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我行我素”，是人类逐步取得解放的一种前进的标志。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这种思想成果，在消除了它的某些片面性和虚假性之后，肯定也会被吸收和融合在崭新的道德伦理的体系之内。

然而在当时黑暗和浑沌的旧中国，由于萧涧秋和陶岚所处的封建主义氛围实在太深厚和沉重了，他们受到的封建主义思想的袭击，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因此他们所掌握的“我行我素”的精神武器，就显得软弱和缺乏力量，无法支撑他们跟那



些陈旧和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交锋下去，在这场寡不敌众的搏斗中间，最终以文嫂的自尽和萧涧秋的出走告终。像萧涧秋和陶岚这些属于人数微弱的思想上开始觉醒的人，面临着的是——一种多么坚固的封建主义气氛，这就预示着他们必然会具有悲剧性的命运，因为很少能看到有多少希望的曙光出现在他们的顶空。多少次的革命都给人们带来过希望，然而如果整个民族并没有从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中觉醒起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会消失的，鲁迅认为倘不改革文化思想，“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习惯与改革》），这是极为精辟的见解。

柔石所描写的这个中国社会的悲剧，确实是体现了很充分和全面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鲁迅的《伤逝》中，女主人公子君无疑是陶岚的先驱者，她提出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口号，与陶岚所追求的“我行我素”的目标完全一致，然而《伤逝》不是早就以悲剧结束了吗？在那样满天阴霾的封建主义的沉重压力底下，刚刚提出的这种属于近代文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初步要求，自然还是比较软弱的，不大可能立即就得到实现。柔石所继续发挥的鲁迅这个反封建主义的命题，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地完成呢？

由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罗网过于庞大和坚固，即使是相



当猛烈和彻底的“五四”启蒙主义运动，竟也无法对它进行大幅度的荡涤和澄清，因此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必须郑重地去进行这种属于过去阶段历史任务的补课工作，必须站在更高的时代水平上，把启蒙主义运动所开拓的现代思想观念推向前进。否则我们会缺乏继续大踏步迈进的坚实的立足点。

这样说来，像“我是我自己的”、“我行我素”等等争取人格独立和平等的启蒙主义思想要求，在近代中国绝不应该被反对和抨击的主张，而应该是加以很好保护和努力提高的工作。怎样将启蒙主义的思想要求升华到今天时代的水平上来进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只有在准确和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才有可能彻底地清除掉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因此在我们看来，《二月》的这种主旨显然并不是正确抑或错误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加以提高和贯彻的问题。可是在对思想文化大肆进行挹伐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中，根据《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却曾被奉旨批判了很久，而且其中要求冲破封建主义思想罗网的“我行我素”的启蒙主义口号，又成为当时集中批判的锋芒所在。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侧面中间，显示了这场愚昧和野蛮的运动，恰巧是要否定反封建的启蒙主义思想的，那么它跟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自然也就背道而驰了，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是一场亵渎革命的封建主义的大泛滥。